

傳統相聲匯集
(4)



目 录

单 口

假行家	张寿臣述 (1)
杨林标	张寿臣述 (14)
麦子地	张寿臣述 (21)
连升三级	刘宝瑞述 孙玉奎整理 (36)
山东斗法	刘宝瑞述 (42)
山西人要账	刘宝瑞述 (55)
狗撅嘴	刘宝瑞述 (60)
献地图	白全福述 (63)
怯跟班	韩子康整理 (69)
可鸪进京	于世德述 (76)
老爷和舅爷	颂华整理 (86)
糊涂县官	张永熙述 (89)
姚家井	张寿臣述 (95)

对 口

天文学	富兰英述 冯景顺整理 (151)
五红图	马敬伯 王宝童整理 (160)
倒扎门儿	郭启儒述 (168)
小孩论	高笑林 顾海泉录音稿 (179)

山西家信	白银耳述	冯景顺整理	(200)
哭笑论	金涛	张乃勤整理	(209)
抢菜刀		侯宝林述	(218)
变兔子		张笑侠辑	(223)
抬寡妇	陈子贞	广阔泉	(230)
大娶亲		郭启儒述	(236)
粥挑子		张笑侠辑	(243)
粥挑子	陈子贞	广阔泉	(251)
孟姜女		郭全宝述	(257)
赶考	刘宝瑞	郭全宝录音稿	(260)
八大吉祥	马敬伯	王宝童整理	(278)
夸住宅	马敬伯	王宝童整理	(286)
夸住宅		刘宝瑞述	(291)
找堂会	刘宝瑞	郭全宝述	(298)
白会事		罗荣寿述	(309)
梁山点将	韩子康述	薛永年整理	(329)
拉洋片		张笑侠辑	(338)
拉洋片	王世臣	赵玉贵述	(350)
过关	李凤岐	耿宝林录音稿	(361)
人面桃花	李维信	于世德录音稿	(378)

群 活

八猫图	谭伯如	陈涌泉整理	(384)
找五子	马敬伯	王宝童整理	(395)

假 行 家

张寿臣 述

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姓窝，叫窝心，趁钱。财主，房产多，有的是钱哪。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家里有个孩子，特别的笨，这孩子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百家姓》儿呀一篇儿没念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他老忘一半儿，记住一句忘一句，记住上句忘下句，老师都腻啦。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

“再念一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记住了没有？”

“记住啦。”

“再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行啦，明儿早晨上学呀背这两句，背下来我给你上书，忘一句就别来啦！知道的是你笨哪，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去吧。”

这小孩儿还真用心，一边走一边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

刚到“赵钱孙李”呀，走道儿一拐弯儿，狗打架把他撞躺下啦，把“周吴郑王”又忘啦！回家哭啦：

“啊……”

“怎么啦，挨打啦？”

“没挨打。”

“没挨打哭什么呀？”

“老师给上书上的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绕嘴！”

“不要紧哪，明儿上学问老师呀！”

“他说啦，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您告诉我。”

他妈是文盲，不认字呀，“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

呆会儿窝心回来啦，一瞧孩子直哭：“怎么回事呀？”

太太一说这档子事，“你告诉他吧，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

窝心直甩手儿，“我没念过书哇，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明儿让他问老师去。”

“老师不让去啦！跟外头打听打听，找一个念书的问问。”

找别人也好，对门儿住了一位，姓假呀，叫假行家，荷！嘴可真能聊，无所不知，百行通。别看嘴能聊，一个字不认得，啥字不识。你要一问他呀，他是支唔经，比老郎神多八出戏！什么都懂！

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告诉太太：“外头叫几个菜，家里有炖肉，炖小鸡子，烙几张饼，绿豆稀饭加白糖。”

预备好了，让孩子打酒，外头叫了几个菜，把假行家请来啦。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假行家这么一看，连家里做的带外头叫的，荷！烙饼、绿豆稀饭、白糖、酒、这么些菜。吃得这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儿高起二寸！

沏上茶之后：

“您吃饱了吗？”

“吃饱啦。”

“您喝茶。”

端起茶碗来一喝。

“求您点儿事，——把孩子叫来。”把孩子叫来，
“给你假大爷行礼。”

孩子一作揖，旁边儿一站。

“这是您侄儿，今年十一啦，就是太笨！也不怨这孩子笨哪，就怨这老师呀给上书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他老记不住。这个老师说啦，明儿要背上来呀还让念，要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您想，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没有别的，假大哥，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您告诉您侄儿，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

要命啦，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又不能说不知道，——吃了人家啦！——怎么样哪？就得蒙事。坐在这儿，反正沉住气啦，一点儿往下摩挲胸儿脯儿：

“哎呀——赵钱孙李底下那句呀，大哥，别忙，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我得慢慢儿想想。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

小孩儿在旁边儿：

“对啦，您一提呀就想起来啦，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

“嗯嗯，赵钱孙李底下大概人之初吧？”

小孩儿：“不是人之初。”

“不是人之初？要不是——子曰！”

“没有子曰。字儿多！”

“字儿多？赵钱孙李——这玩艺儿三十多年没念啦嘛，就差事啦！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

孩子摇头：“不是理不通。”

“不是理不通，就是通天彻地！”

“不是。”

“地下无人事不成！”

“又不对。”

“城里妈妈去烧香！”

“不是。”

“香火庙的娘娘！”

“不是。”

“娘娘长，娘娘短！”

“不是。”

“短剑防身，申公豹！”

“不是。”

“豹头环眼猛张飞！”

“太多啦！不是。”

“飞虎刘庆！”

“不是。”

“庆八十！”

“不是。”

“十个麻子九个俏！”

“不是。”

“俏皮小佳人儿！”

“没有那么多字。”

“人能治火！”

“不是。”

“火上熬粥！”

“不是。”

“周吴郑王！”

“哎，哎，周吴郑王！”

荷，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呀把周吴郑王逮着啦！

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可见着高人啦！这假行家呀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算拽着毛儿啦！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吃得挺好吃到半拉多月，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

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谈心，窝心问：

“我说假大哥，您天天不做事，您是哪行发财呀？”

他怎么样？哪行他都没做过！

“哪行发财呀，我跟您说，哪行都发财，就是这个，扎蛤蟆还得有根竹签儿哪，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儿哪，我不瞒您哪，我嘛也没有，净有能耐不行，没人帮我的忙，发不了财！有钱就成啊。”

这窝心他钱多呀：

“那么的，您领我个东，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咱们哥儿们越走越近乎，做个买卖，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

“是啦，您交给我吧。”

有钱啦，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游哇，瞧什么买卖赚

钱哪？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他就瞧药铺便宜。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怎么哪？药铺哇大秤抬来的呀，拿戥子往外戥啊，给多少是多少；要多少钱没有还价儿的，给多少没有争竞的。像买萝卜：“多给点儿呀。”买白菜：“邀高着点儿呀。”买药：“你给邀高着点儿”，要不：“多抓点儿”？没那个事。跟买别的不一樣。还有一样儿，药铺到夏景天，有好些个菜，不但不糟践东西，他还赚钱。什么？就说冬瓜，一到夏天您瞧，熬东瓜，杀冬瓜，面汤里搁冬瓜，吃饺子也是冬瓜，老是冬瓜，吃冬瓜干嘛呀？白吃呀还剩钱，冬瓜蒿、冬瓜皮、冬瓜子、冬瓜瓢儿、冬瓜把儿完完全全都卖钱哪。假行家一想哪：“开药铺合适！”

就在我们北京啊，在东珠市口路北啦，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哇来啦，他一弯转哪把药铺倒过来啦，多少钱哪？那阵儿是四千多块钱，把这药铺连货底倒过来啦。拾掇拾掇门面呀，再上点儿货，顶一万块钱，这药铺开起来啦。亲友们送匾挂红。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先生都请来，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得请几位帮忙，他不请，因为什么？人家都内行，把人家请来啦，怕别人瞧不起他，他完全不要，自己来。这药铺外行来不了哇，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不成啊，他跟窝心商量：

“大哥，您也帮着忙和忙和。”

“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有关系呀，我这一个弄不了哇，您在柜里一呆，不是充个数儿吗？”

还得找个学徒的。这窝心有个侄子，本家一个侄子，

十六岁，叫窝囊肺，把窝囊肺找来啦，这窝囊肺呀在这学徒。合着这药铺哇就三个人：东家窝心，掌柜的假行家，学徒的窝囊肺，就这仨人。

一早起放了挂鞭，九点来钟，进来一个人，这人有六十多岁，连鬓胡子，穿着蓝裤夹袄，系着一条带子，大包头儿的鞋。一进门呀满脸陪笑就作揖：

“嗨，掌柜的，开市大吉呀，万事亨通，道喜道喜！”

掌柜的、东家都站起来啦：

“哦，您柜里边儿坐！”

“不价不价，给您道喜，还求您点事。我跟您是街坊，我是皮匠，在您这门口摆皮匠挑儿，我姓陈，都管我叫陈皮匠，在您这门口儿摆摊儿呀摆了三十多年啦，现如今换掌柜的，换了东家啦，我还在这儿摆摊儿，求您照应赏碗饭吃。”

假行家倒挺客气：

“没有说的，还得求您照应哪，咱们是街坊，您要是泔水呀，用开水上柜里头来，后院有火，多咱都行！”

“好啦，谢谢您哪，我可就挑挑子去啦。”

出去啦，把皮匠挑儿挑来啦，坐在那儿，一边儿喝着水，一边儿缝着破鞋。

也就十点来钟，进来一位买药的，打腰里一掏哇，那阵儿花铜子儿，掏出仨子儿：

“掌柜的，给包仨子儿的白芨。”

“好，您哪”。

白芨呀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他拉抽屉搁几味药有几

个条儿；他不识字，他乱找，即便找着白芨呀，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白芨。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叫学徒的，怕人走了哇，一走于他不好看：

“倒茶呀，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把东家那茶叶沏上，倒茶，点烟卷！”

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倒了碗茶，点了烟卷儿，烟卷儿是老炮台，仨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他呀！把学徒的叫过来，低声地：

“去，到帐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打后门出去还从前门儿进来，别打前门儿走，上菜市儿，买个小鸡子，白的，不要杂毛儿的。”

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

窝心一听特别呀：“要两块钱买小鸡干嘛呀？”

这买药的还直催：

“掌柜的，你快点儿拿！”

“您候一候儿，今天我们是刚开张，货不全，到堆给您取去，哈哈，您这儿坐一坐！”

这个人有心走，这根烟卷儿比那仨子儿贵，又喝了茶，等着吧。窝心柜房儿里还嚷：

“掌柜的，掌柜的！”

假行家到柜房儿：

“什么事您哪？”

“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干嘛呀？”

“白鸡呀，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

“噢，买多少钱的？”

“仨子儿的！”

“仨子儿？咱们两块钱买去，给人多少哇？那不就赔了吗！”

一说赔了，这假行家一掉脸，说：

“这可不行，您哪，您要说赔了，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咱们这刚开张，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一伸手赚钱哪，明儿人家不来啦！大药铺不全这样儿开起来的吗？！”窝心一想，别理他啦，他说什么是什么吧！

“行，掌柜说怎么办怎么办吧。”

学徒的转游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为什么哪？北京菜市上白小鸡子少，差不多不买嫌丧气，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转游半天没有，回去不好交待，他花两块钱买了个白小鸡子，有两个黑膀子，打后儿进门来了：

“给您，掌柜的。”

他接过来呀，攥着鸡脖子，把学徒的啐了一口：

“呸！”

“怎么啦？”

“怎么啦，学徒都不用心！让你买白小鸡子，这俩黑膀是怎么回事？”

“没有！”

“没有？像话吗？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哼！”

攥住小鸡子，拿牙薅这两个膀子，小鸡子，“嘎嘎”直叫唤。药铺得给人包上啊，活小鸡子没法包哇！药铺栏杆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奔儿”，扯下一张来，他不认字呀，什么呀扯下来就包起来？牛黄清心丸。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把鸡脑袋一裹。

“您拿走。”

买药的一瞧，说：

“你等等儿，掌柜的，我买白芨呀！”

“是白鸡呀，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了去啦吗！没错儿。”

这位一想：“仨子儿买得着吗，我拿走，回家宰着吃！”这位走啦。

这位刚一出门儿，又进来一位，搁这儿俩子儿。

“掌柜的，你给包俩子儿银朱。”

“买银猪哇？好好！”叫学徒的：“倒茶！点烟卷儿！”

这回他不拉抽屉啦，等学徒的倒完茶，点完烟卷儿，他低声儿告诉学徒的：

“隔壁首饰楼，越快越好，多加工钱啊，打个银猪。一两来重就成啊，多点儿没关系。”

东家不问他啦。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拿着一个包儿，底下有一个条儿，这条儿上写着四块五——银猪手工。假行家接过来啦，接过来打开了，又换上一张纸，打上面儿又扯了一张方子——开胸顺气丸，包好了。

“您拿走吧。”

这位等了俩多钟头，拿手里一掂哪挺沉，心说：“刚开张的买卖呀给的多！”出门口儿打开一看，“嗨！”这位不爱便宜，又回来啦：

“掌柜的，你拿错了，我买银朱！”

“是呀，错了管换，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绝对是十足的银子，银猪；要是洋白铜，您把字号给我们捅下来，没错儿！”

这位赌气把猪往那儿一搁，拿起钱来走啦！

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拿出五个子儿来。

“掌柜的，你给包五个子儿的附子”。

附子、甘姜、肉桂呀，热药。

“父子啊？”

“啊。”

“东家！”

窝心说：“什么事您哪？”

“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

“干嘛呀？”

“应酬门市！”

“什么应酬门市？”

“卖啦！”

“把我们孩子卖啦？！”

“不是呀，连您都有哇，人家买父子嘛，您家里有父子呀，父子爷儿俩呀，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

“卖多少钱哪？”

“五个子儿呀。”

窝心一听：“倒血楣啦！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赶情是药材呀！连我在数儿哇！好等着，等着！”到家，这孩子下学正吃饭哪，窝心脸都气肿啦：

“别吃啦！”

大奶奶当这孩子惹了祸啦：

“怎么啦？”

“怎么啦，卖啦！”

“哟！怎么把孩子卖啦？！”

“连我都有，我们爷儿俩一块儿。人家买父子，药铺嘛，我们是父子爷儿俩！”

这位太太说：

“那可不行，三口儿人，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

孩子吓得直哭，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儿走一边儿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

“您把他带走吧！”

买药的问：“我带什么您哪？”

“您买什么呀？”

“我买附子”

“您买父子，这是亲父子，您打听，要是抱养的、过继的，您甬给钱，绝对亲父子！”

这位不敢要哇！

正说着哪，又进来一位，搁那儿俩大子儿：

“掌柜的，你给包俩大子儿砂仁儿。”

砂仁儿、豆蔻。

“仨人儿呀？哎呀，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仨人儿不成啊，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剩俩人儿啦。哎，我们内东家来啦，合适啦，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

这买药的也乐，你瞧我也乐，我瞧你也乐！

这位太太直骂街，小孩子吓得直哭，把窝心气得脸都绿啦。门口儿围好些人。这会儿陈皮匠进来啦，进门儿作揖：

“哎，掌柜的，我可多嘴啊，哈哈，您，这是您少东

家？有什么事儿呀家里说去，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让人家街坊一看，不用说这是头天开张，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

窝心哪这才发发牢骚：

“陈师付，好，我算倒了血楣啦！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那倒不要紧，刚才有人买白鸡，我们两块钱买的，仨子儿叫他拿走啦！又有人买银猪，你瞧，那猪还在那儿搁着哪，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这都是小事呀，进来这个人买父子，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这位买仨人儿，连买卖都归他啦！这买卖开什么劲儿？！”

陈师付一听这个，没等说完，皮匠挑子也不要啦，抹头就跑。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说：

“你跑什么呀？”

“我不跑？这回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你把我 也卖啦！”

杨 林 标

张寿臣 述

我有个表叔，姓杨啊，名字叫什么？叫杨林标。嗨，他那个嘴呀比我们说相声的还能说，真正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子说翻了身，吃铁蚕豆似的，叭嗒叭嗒山响！可就是这样儿，交朋友特别奸！他找便宜呀，你还瞧不出他找便宜来，喝茶、坐电车、洗澡、吃饭，无论干什么他都不花钱！要是喝茶哪，到给茶钱的时候儿呀，他往别的桌上点头儿：

“几位！一块儿给吧！”

跟这几个人不认得呀，这几个人必说：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人家一说不客气，他再多说两句哪，他这朋友这儿把茶钱就开啦！这是喝茶。

坐电车哪？他先上去，上去他往里挤，挤到里边嚷：

“我这儿买票！”

掏出钱来：

“卖票的，过来过来！”

您想：他这朋友没往里边挤，挨着门儿，正挨着那卖票的，就得掏钱买票；再说卖票的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挤到里边儿去呀！闹一身汗再出来，这边儿全耽误啦，回